

## 我在清华的日子

○肖学文（1986级机械）

现在想起来，在清华读书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时光之一。我们在清华刻苦学习，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如饥似渴地读书、讨论，经历了改革开放思潮的洗礼。当我们充满信心地离开清华时，收获的不只有“猎枪”，还有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宝贵的情谊。

班上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和经济条件。我是班级的团支书，经常组织大家春游。收春游的费用时，我发现有的同学比较大方，有的同学则比较“计较”。时间长了我才理解到，这并不是他们吝啬，而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处处都必须精打细算、“斤斤计较”。有时候，这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同学在学习上也有困难，心理比较自卑，但是大家慢慢地相互

理解、关心，情谊超越了金钱和利益。

让大家在精神上更为紧密的是“夜谈”。那时候一到晚上10点钟，寝室就准时熄灯，大家若不是到路灯下看书，就要准时躺到床上。睡不着，就天南海北地聊，谈马克思主义，谈人生，谈哲学；也谈自己的家庭，对未来的憧憬，婚姻、爱情……大家都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兄弟。快毕业时的一次卧谈会，大家越谈越兴奋，最后竟全班同学一起骑车到圆明园，在雪地上跑了好几圈。那个场景我现在还记得。

不过夜谈的时候，也要“提防”班主任的“突然袭击”。班主任是陈国学老师，他常常在半夜里到宿舍来，看看大家睡觉了没有，是否有人很晚了还没回宿舍。他对我们的关心无微不至：他很少说大道理，是在

点点滴滴的言传身教中，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学习。他是学生宿舍的常客，下午4点的时候，赶大家下楼去锻炼身体——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傍晚的时候，又来宿舍喊还在洗衣服的同学去上晚自习。即使没有事，他也会来和大家拉家常，哪怕是一句话说得不合适，他都会告诉你，为什么不对，应该怎么说更好。

那时候的每一位老师都是这么的负责，若是有同学心理上有问题，谈话解决不了，老师即便是坐火车，也要去他家里家访。考试的



2007年7月，肖学文总经理（右3）和中冶赛迪工程师在中冶赛迪设备成套的巴西GA2号高炉现场。这是中国首次向国外输出的大型冶金设备项目

时候，别说作弊，即使是小测验时交卷后的一句交流，老师也会立刻把卷子撕掉。

每次考试的时候，老师都会注意看大家的表情——如果大家写得很快，老师就会摇头，说这回没把你们考住；如果大家看着试卷，大眼瞪小眼，老师则笑着说：“看，这回可把你们难住了。”

老师不是有意为难我们，当时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这么“较真”。老师在学术上对我们一丝不苟，我们也学得毫不含糊。大家就这么相互较着劲，努力追求学术上的更深造诣。那是一段单纯而充实的岁月，现在想想，还是在清华读书的时光最快乐。

## 剑道

○钱进（1986级电机）

“剑”、“剑客”这样的字眼对于任何一位年轻气盛的青年人来说都无疑是有着无穷吸引力的，更何况我在小学的时候还在上海徐汇区的武术队里混过几年，会时不时地幻想一下自己将来能成为行侠仗义的侠客，不过那时倒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真有一天会当一时的剑客。

我是1986年入学的，在清华的前三年都交给了校文艺社团。当了几年的舞蹈队队长之后，在即将进入大四的时候交接给低班的同学了，那个时候又恰逢1989年的秋天，一直忙碌的生活一下变得闲来无事了，这时有件一直念念不忘的事便乘机涌上了心头。

早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就曾在校园里看到过校击剑队的训练，当时我就觉得击剑这运动真是帅呆了：一身的白衣白裤，白色的面罩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一把长剑居然和佐罗那把一模一样！优雅的击剑姿势，既绅士又英武，当时就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觉得这运动简直就是为我设计的。现在好了，终于有时间来实现

这个心愿了，于是我马上兴冲冲地跑到体育教研组打听情况，这一打听不要紧，竟然得知校击剑队刚刚解散了！当时我真傻眼了，哪有这么倒霉的事，等到我想练了连队伍都没了？不过我向来不是一个肯轻易认倒霉的人，我寻思了半天，心想队伍是解散了，那教练应该还在吧？经人指点我找到了原来击剑队的主教练郑老师。郑老师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先生，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在我由衷地表达了一番对击剑运动的仰慕之情之后，老先生很客气地把我回绝了，说学校已经取消了击剑队的编制，而且他也马上要退休了，这事没可能。我只能灰



1991年暑假，钱进在上海参加第二届全国大学生业余击剑邀请赛，与教练郑老师合影留念